



大师和玛格丽特

〔俄〕布尔加科夫 著 高惠群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М. Булгаков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本序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苏联国内政局剧转，文坛弛禁及文学“回归”的浪潮，一批被历史尘封雪藏的苏联本土的和俄侨作家纷纷回归社会视野。他们的作品集或首次在祖国公开面世，或睽隔年久得以再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大抵很快就有了汉译本。经过这些年译界学界的精心推介，现在不少普通的中国读者也知道“白银时代”，熟稔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这些走过二十世纪苦难历程的文学巨匠的名字。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一八九一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位神学教授家，青年时曾肄业医科，后弃医从文。一九二三年起创作了中篇小说《不祥的蛋》、《狗心》、长篇小说《白卫军》（后改编成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当时这些小说都被禁载、停载，剧本屡遭禁演。一九二八年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直到一九四〇年逝世前一个月才告完成。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是布氏创作顶峰的绝唱，也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小说打破旧的时空概念和透视法则，采取多层次结构，以两条叙事主线并行和交错。故事的发生地，一在当年的莫斯科，一在千年前的耶路撒冷。其间幻与真、善与恶、灵与肉的交织与碰撞，彰显了作品的社会主题和哲理内涵，并以启示录的语境向人们发出强烈的道德呼唤。读者从现实世界的哈哈镜中看到一桩桩荒唐怪事、一场场诡诞景观、一个个被偏见、盲从、贪婪和怯懦所扭曲的人物。小说无情鞭挞和嘲讽了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及人性的僵化、异化乃至沦丧。尖刻辛辣而痛快淋漓，令人想起了十九世纪讽刺大师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大师和玛格丽特》一书带有明显的自况特色。在男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上烙印着作者自己的痛苦经历和感受。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文坛

正值“拉普”当道，实行翦除异己的宗派主义极左路线，以致一批作家被打入另册，受到排斥和批判，他们的作品禁刊禁演，甚至连手稿也被当局抄没。写作为生的布尔加科夫一度几至衣食无着，最后被迫投诉斯大林本人，才在某剧院里找到个糊口差事。据他自己统计，他曾受到过近三百篇报刊文章的攻讦和漫骂。他也曾将费时两年写到第十五章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手稿付之一炬。这些不幸遭遇在作者笔下得到艺术的再现，例如他是那样沉痛缠绵地描写了大师和女友的雨夜诀别，焚稿断痴情！作者的自况还可从小说的一些细节得到暗示。玛格丽特为大师缝制的黑色小帽上有黄色丝线所绣字母 M，意为“大师”（Мастер）一词的缩略，这也是作者名字米哈伊尔（Михаил）的第一个字母。据称，玛格丽特这个人物就是以作家的妻子为原型的。

小说直到一九六六年才在苏联国内首次刊印，当时附有西蒙诺夫所作序言，内称：布尔加科夫“是讽刺作家、幻想作家及善于作准确严格之心理分析的现实主义作家”，彼拉多的故事是“魔幻小说中的心理小说”。这一评价强调了布氏小说在创作手法上的多样性。《大师和玛格丽特》一书的现实主义风格是多元的和多维的。它既是谢德林式的，果戈理式的，也是几十年后才滥觞于拉丁美洲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有论者将布尔加科夫与象征主义作家安德烈·别雷相比，认为《大师和玛格丽特》所蕴涵的多重隐喻性乃是别雷小说的诗学传统的延续。别雷以个性化的话语表现圣经神话，并把基督作为重要的隐喻意象。同样如此，布氏在小说中把犹大出卖耶稣后上吊自杀的《圣经》记载演绎为犹大贪财好色，卖主后被彼拉多精心策划，月夜派杀手刺死在橄榄山上。再如撒旦的故事：据《旧约·约伯记》，撒旦曾一度作为上帝的使者到人间巡查罪恶，而在小说中，撒旦何止是上帝的差人，他简直变成了上帝本人。这位扭曲版的上帝倒很能揭露虚伪，惩恶扬善。在他的魔法下，那些假公仆、假君子、假洋鬼子一个个显出了原形。作者在撒旦那里营造的伊甸园式的赤裸，几乎成为“赤裸裸的真理”的暗示。当大师

的手稿完璧归来，玛格丽特竟情不自禁地对沃兰德喊出了：“您是万能的！”（万能的上帝！）这种个性化演绎恰好符合了象征主义的一条美学主张：追求矛盾的并立、“两极的倒置”，甚至宣扬“魔鬼主义”的恶之花——将魔鬼和上帝一并作为讴歌的对象。

至于基督——他从来就是俄罗斯文学中的隐喻意象。在布氏经历的白银时代，基督的隐喻更趋于个性化和自由化，常常被随意赋予各种哲理的或象征的意义。与象征派的神秘主义不同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基督始终具有明显的此岸性和人本意义。基督是“全世界理想中的普通人”。（冈察洛夫）“他的脸就像大家的脸，衣服就像大家的衣服。”（屠格涅夫）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基督已不再是沉默的意象，而是一位对话天才和心灵导师，在他的感化下，最封闭的心灵也会豁然敞开。文化史研究表明：十九世纪以降，从莱蒙托夫、果戈理……直到布尔加科夫，强调基督此岸性的人本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在俄罗斯文化人道主义化的进程中，并在两个世纪里影响着这个民族道德基础的形成。（A·达维多夫：《文化人道主义·俄罗斯的耶稣》，载俄《社会科学当代》杂志，2001年第2期）正是俄罗斯精神文化中的基督情结在布氏的小说里升华为真善美的道德理想和终极感召，并从撒旦的去伪存真、耶稣的以善报恶、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人性完美之爱以及彼拉多的千年悔恨中昭示了答案。

白银时代著名作家扎米亚京曾在其《论文学、革命、熵及其他》一文中预言：继承过去的现实主义，又容纳象征主义，把现实和幻想结合起来，便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新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加科夫的小说称得上是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丰富发展的显例。他的名字可以当之无愧地跻于布宁、罗曼·罗兰、法朗士、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现实主义创新大师之列。

《大师和玛格丽特》写成至今，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作者对他亲历的那一时代的积弊是有切肤之痛的。他用一支饱蘸辛酸和辛辣的笔，

带着深邃的哲理思考，引领我们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使我们从中受到教益。他为正义张目，鞭挞腐恶，歌颂真爱，并把一种奇幻诡丽的景观与浓郁凄绝的诗情结合起来给人以艺术之美。我想，这便是今天布尔加科夫之所以拥有读者。

本书的俄文版本，笔者迄今所知，除一九六六年首印一种，尚有一九七三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九年几种，各版互有异文，详可参见原文附录中利·亚诺夫斯卡娅的校订手记。本书是根据一九八九年“第聂伯”文学出版社所出布尔加科夫两卷集的原文译出的。历时一年的工作，就以这篇赘言作为结束吧。

今夜月光甚好，掩卷无寐，吟得小诗一首，聊寄未尽之意：苍生噩噩鬼神嬉，满腹辛酸译大师。千古月明多少恨，豆篱瓜架雨如丝。

译者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改定于配斋

目 录

第一部

第 一 章	千万别跟生人交谈	003
第 二 章	本丢·彼拉多	017
第 三 章	第七项论证	042
第 四 章	追捕	048
第 五 章	格里鲍耶陀夫纪事	055
第 六 章	果然是精神分裂症	068
第 七 章	凶宅	078
第 八 章	教授与诗人论战	088
第 九 章	科罗维约夫的把戏	097
第 十 章	雅尔塔来的坏消息	106
第 十 一 章	伊万的二重人格	118
第 十 二 章	魔法表演及当众揭底	121
第 十 三 章	主人公出现	135
第 十 四 章	光荣属于雄鸡!	155
第 十 五 章	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的梦	163
第 十 六 章	死刑	176
第 十 七 章	惊慌不安的一天	187

第 十 八 章	晦气的造访者	200
---------	--------------	-----

第二部

第 十 九 章	玛格丽特	223
第 二 十 章	阿扎泽洛的油膏	236
第二十一章	飞翔	241
第二十二章	烛光下	253
第二十三章	撒旦的盛大舞会	268
第二十四章	解脱大师	283
第二十五章	总督设法救犹大	307
第二十六章	埋葬	317
第二十七章	五十号住宅的结局	338
第二十八章	科罗维约夫和别格莫特的最后一游	353
第二十九章	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命运决定了	363
第 三 十 章	该动身了！该动身了！	371
第三十一章	沃罗比约夫山上	383
第三十二章	宽恕与归宿	386
尾 声	392

“……你到底是什么人物？”

“有一种力量，
它总是想作恶，
又永远在造福，
我就是它的一股。”

——歌德《浮士德》

第一部

第一章

千万别跟生人交谈

暮春的一天，太阳正落山，在炎炎的夕照下，牧首塘公园^①里来了两位男公民。其中一位四十岁上下，穿一套灰色夏装，矮个子，深色头发，养得白白胖胖，但已秃顶，一手托馅饼似的拿着一顶很考究的礼帽，刮得精光的脸上架着一副特大号角质黑边眼镜。另一位是年轻人，宽肩膀，蓬乱的火红头发，后脑勺上歪戴着一顶方格鸭舌帽，身穿格子花牛仔衬衫和皱巴巴的白色长裤，脚蹬一双黑便鞋。

第一位不是别人，乃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利奥兹，莫斯科最大的作家协会之一——简称为“莫作协”的理事会主席，现任某大型文艺杂志编辑。他的年轻同伴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列夫则是一位诗人，笔名“流浪者”。

两位作家来到刚刚泛绿的椴树荫下，连忙朝那个漆成五光十色、挂着“啤酒，矿泉水”牌子的售货亭走去。

噢，我得提一下这可怕的五月傍晚发生的第一桩怪事。此刻不但在售货亭附近，就连跟小铠甲街平行的整个一条林荫道上，竟然不见一个人影。太阳把莫斯科晒得滚烫，在一片干燥尘雾中向花园环行路那边冉冉西沉，人们热得快要喘不过气来，可是没有一个人来到这椴树荫下，坐到这长椅子上，林荫道上空空荡荡。

“来瓶矿泉水，”别尔利奥兹说。

“没有矿泉水，”女售货员不知为何没好气地答道。

“有啤酒吗？”流浪者哑声问道。

“啤酒傍晚才送来，”女人回答。

“那你有什么？”别尔利奥兹问。

“杏汁，不冰的，”女人道。

“好吧，拿来，拿来！……”

杏汁冒出许多黄色泡沫，空中遂闻到一股理发店的气味。文学家们喝完杏汁，马上开始打嗝。俩人付过账，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面对池塘水，背朝小铠甲街。

这时候第二桩怪事发生了，而此事只跟别尔利奥兹有关。他突然停止了打嗝，觉得心脏怦地一跳，猛然下沉，刹那间不知去向，随后他的心又回到了原处，但仿佛带回来一根扎得很深的钝针。这还不算，别尔利奥兹忽然感到一阵巨大莫名的恐惧，他想拔腿就跑，头也不回地逃离牧首塘。别尔利奥兹苦恼地回头望望，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吓着他了。他脸色苍白，拿手帕擦擦额头，心里想：“我这是怎么啦？从来没有过的事……心脏出了毛病……我是劳累过度。看样子该撇下一切，到基斯洛沃茨克^②去疗养了……”

这当儿又有一股热气在别尔利奥兹面前聚集起来，从中化出一个透明的男人形状，模样十分古怪。这男人脑袋很小，戴一顶骑手帽，身穿又瘦又短的薄纱格子花西装……个头约一俄丈^③，窄窄的肩膀，骨瘦如柴，请注意，他脸上有一种挖苦人的表情。

别尔利奥兹平生不习惯异常现象。此时他的脸色更加苍白，眼睛瞪得老大，心里直发毛：“这绝不可能！……”

可惜这是真的。确实有个瘦长男人，通体透明，脚不沾地，在他面前左摇右晃。

别尔利奥兹吓得赶紧闭上眼睛。等他睁开眼时，一切已经过去。热气散了，穿格子花西装的男人不见了，插在心上的那根钝针也一起消失了。

“呸，见鬼！”编辑大声道。“伊万，你瞧我刚才差一点中暑了！好像还出现了幻觉。”他勉强一笑，但眼神惊恐不安，手在哆嗦。

① 莫斯科市内一座古老的公园。

② 俄罗斯最大的矿泉气候疗养地之一，在北高加索。

③ 1 俄丈为 2.134 米。

他慢慢镇静下来，拿手帕扇了扇风，打起精神道：“那么，接着说吧……”就把喝杏汁中断了的谈话继续下去。

事后知道，这是一场关于耶稣基督的谈话。原来，编辑曾向诗人约稿，要他为杂志社的一本期刊写一首反宗教题材的长诗。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只用很短时间就把诗写好了，遗憾的是，编辑对它很不满意。流浪者用过分阴暗的色调描绘了长诗的主要人物耶稣，况且编辑认为，全诗也必须推倒重来。编辑像在给诗人作一堂关于耶稣的讲演，他要强调指出后者主要错误所在。

是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的描写才能不逮，还是他对所写题材懵然无知，这些都很难说，总之，诗人笔下的耶稣是世间确曾有过的一个大活人，只不过他身上的缺点太多罢了。

别尔利奥兹要向诗人证明，问题主要不在于耶稣是好是坏，而在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耶稣这个人，一切关于耶稣的故事都是杜撰，都是最平庸的神话。

应当看到，编辑乃是博学多识之士，在谈话中很会引经据典，譬如，他举出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的斐洛^①、学富五车的优素福·弗拉维^②，这些古代历史学家都没有说过耶稣实有其人。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还炫示了一下自己渊博的学识，他告诉诗人，塔西佗^③的名著《编年史》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中处死耶稣一说，纯属后人伪托。

诗人对编辑所说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他把一双灵活的碧眼凝视着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专心致志聆听讲演，只是偶尔打个饱嗝，轻轻骂一声那瓶杏汁。

① 亚历山大的斐洛（约前 30—约后 45），把犹太教和希腊哲学结合起来的古犹太宗教哲学家。

② 优素福·弗拉维（37—100 后），古犹太历史学家，著有《犹太战争》、《犹太古代史》。

③ 塔西佗（约 55—约 120），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记述罗马帝国史的《编年史》和《历史》。

“在所有的东方宗教里，”别尔利奥兹说，“照例都有一位贞洁少女把一位神生到世上。基督徒想不出新花样，就如法炮制了一位世上其实从未有过的耶稣。这是问题的重点所在……”

别尔利奥兹的男高音回荡在空无一人的林荫道上。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所攀登的象牙之塔，除非学问极高之人敢于涉足，否则会有摔断脖子的危险。诗人越往下听，知道的趣闻越多，获益也更大，他知道了古埃及的慈善之神、天地之子俄西里斯、腓尼基人的法穆斯神，还有马尔杜克神^①，他甚至知道了，墨西哥的阿茨蒂克人曾经十分崇拜过一位鲜为人知的凶神——惠齐洛普齐特利。

正当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向诗人描述阿茨蒂克人怎样用泥土塑造惠齐洛普齐特利神像时，林荫道上出现了第一个人。

关于这个人的外貌特征，事后有关部门提交了几份报告，说实在的，都不过是马后炮。对照这几份报告，不禁让人感到惊讶。一份报告说：此人身材矮小，镶黄金牙，跛右足。另一份报告称：此人身材高大，镶白金牙，瘸左足。第三份报告则要言不烦：此人并无明显特征。应当说，这些报告全都毫无价值。

首先，被描述者两足都不跛，身材既不矮小也不高大，只是一般的高个儿。至于牙齿，他左边几颗镶的是白金，右边几颗镶的是黄金。他身穿昂贵的灰色西服，脚上的外国皮鞋和衣服同色，一顶灰色贝雷帽神气地歪向耳边，腋下夹着手杖，那手杖的黑色镶头是个鬃毛狗的脑袋。此人看上去四十岁开外，黑头发，嘴有点歪斜，脸刮得精光，他的右眼珠是黑色的，左眼珠不知为何却是绿色的，两道黑眉毛也一高一低，总之，这是一位外国人。

外国人从编辑和诗人的长椅边走过时，瞟了他俩一眼，停住了脚，突然在几步远相邻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① 巴比伦城的守护神。



“德国人，”别尔利奥兹心里想。

“英国人，”流浪者心里想，“瞧他还戴着手套，也不怕热。”

外国人打量了一眼池塘边围成方形的幢幢高楼，他显然是初来乍到，对这个地方发生兴趣。他把目光停留在高楼上层，那儿的玻璃窗里映射出耀眼的阳光，其中一轮扭曲变形的夕阳正在和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永别而去。他又把目光移向下层，只见玻璃中暝色苍茫，天渐渐黑了下來。外国人不知何故宽厚地一笑，眯起眼睛，把两手叠放在手杖镶头上，下巴搁在手背上。

“伊万，”别尔利奥兹道，“你呀，譬如说，把神之子耶稣的降生描写得非常出色而带有讽刺意味，可是问题的症结在于，耶稣降生之前早已有好多神之子诞生到人间，例如腓尼基人的阿多尼斯、弗利基亚人的阿提斯、波斯人的米特拉等等。简而言之，这些神之子包括耶稣在内，谁也不曾降临过人世，他们全是子虚乌有的。所以你不必去描写降生，还有什么智者来访^①，你倒应该写一写所谓智者来访是何等荒唐的传闻，否则按照你的讲述，倒真像是耶稣降生了！……”

这时，苦于打嗝的流浪者试图把嗝忍回去，他憋住呼吸，结果却打了一个更响更难受的嗝。这当儿别尔利奥兹也中断了讲话，因为那个外国人忽然站起身，朝两位作家走过来。

他俩惊奇地望望他。

“请原谅，”来人开口道，他说话带着外国腔，但吐字倒还准确，“我与二位素不相识，不揣冒昧……二位的治学高论很有意思，所以……”

外国人彬彬有礼地摘下贝雷帽，两位朋友只好欠身鞠躬。

“倒像是个法国人……”别尔利奥兹心里想。

^① 据《新约·马太福音》：耶稣降生后，有几个博士（智者）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便到耶路撒冷来拜见他。